

## 第三部分

关于往日 我能写的 只是我的  
记忆和印象。我无意追踪史实。我  
不知道追踪到哪儿才能终于追踪到  
史实；追踪所及，无不是记忆和印  
象。有位大物理学家说过：“物理学  
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  
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  
这话给了我胆量。



##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 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 坐在幽暗处 凡人看不到的地方 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 对我说 嘿 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 但不会犹豫 不会拖延。

“轻轻地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说过 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 但在我看 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 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

死 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 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 先是这儿 再是那儿 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 我漫不经心地附和 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

这就是说 我正在轻轻地走 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 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刻 不知别人会怎样想 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 想起一方蓝天 一个安

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着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

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不过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

对我而言，开端，是北京的一个普通四合院。我站在炕上，扶着窗台，透过玻璃看它。屋里有些昏暗，窗外阳光明媚。近处是一排绿油油的榆树矮墙，越过榆树矮墙，远处有两棵大枣树，枣树枯黑的枝条镶嵌进蓝天，枣树下是四周静静的窗廊。——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简单，但印象深刻。复杂的世界尚在远方，或者，它就蹲在那安恬的时间四周窃笑，看一个幼稚的生命，慢慢睁开眼睛，萌生着欲望。

奶奶和母亲都说过 你就出生在那儿。

其实是出生在离那儿不远的一家医院。生我的时候天降大雪。一天一宿罕见的大雪 路都埋了 奶奶抱着为我准备的铺盖蹚着雪走到医院 走到产房的窗檐下 在那儿站了半宿 天快亮时才听见我轻轻地来了。母亲稍后才看见我来了。奶奶说 母亲为生了那么个丑东西伤心了好久 那时候母亲年轻又漂亮。这件事母亲后来闭口不谈 只说我来的时候“一层黑皮包着骨头”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 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但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蹒跚地走出屋门 走进院子，一个真实的世界才开始提供凭证。太阳晒热的花草的气味 太阳晒热的砖石的气味 阳光在风中舞蹈、流动。青砖铺成的十字甬道连接起四面的房屋 把院子隔成四块均等的土地 两块上面各有一棵枣树 另两块种满了西番莲。西番莲顾自开着硕大的花朵 蜜蜂在层叠的花瓣中间钻进钻出 嗡嗡地开采。蝴蝶悠闲飘逸，飞来飞去 悄无声息仿佛幻影。枣树下落满移动的树影 落满细碎的枣花。青黄的枣花像一层粉 覆盖着地上的青苔 很滑 踩上去要小心。天上 或者是云彩里 有些声音 有些缥缈不知所在的声音——风声 铃声 还是歌声 说不清 很久我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 但我一走到那块蓝天下面就听见了他 甚至在襁褓中就已经听见他了。那声音清朗 欢欣 悠悠扬扬不紧不慢 仿佛是生命固有的召唤 执意要你去注意他 去寻找他、看望他 甚或去投奔他。

我迈过高高的门槛 艰难地走出院门 眼前是一条安静的小街 细长、规整 两三个陌生的身影走过 走向东边的朝阳 走进西边的落日。东边和西边都不知通向哪里 都不知连接着什么 唯那美妙的声音不惊不懈 如风如

流……

我永远都看见那条小街 看见一个孩子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眺望。朝阳或是落日弄花了他的眼睛 浮起一群黑色的斑点 他闭上眼睛 有点怕 不知所措 很久 再睁开眼睛 啊好了 世界又是一片光明……有两个黑衣的僧人在沿街的房檐下悄然走过……几只蜻蜓平稳地盘桓，翅膀上闪动着光芒……鸽哨声时隐时现 平缓 悠长 渐渐地近了 噗噜噜飞过头顶 又渐渐远了 在天边像一团飞舞的纸屑……这是件奇怪的事 我既看见我的眺望 又看见我在眺望。

那些情景如今都到哪儿去了 那时刻 那孩子 那样的心情 惊奇和痴迷的目光，一切往日情景 都到哪儿去了 它们飘进了宇宙 是呀 飘去五十年了。但这是不是说 它们只不过飘离了此时此地 其实它们依然存在？

梦是什么 回忆 是怎么回事？

倘若在五十光年之外有一架倍数足够大的望远镜 有一个观察点 料必那些情景便依然如故 那条小街 小街上空的鸽群 两个无名的僧人 蜻蜓翅膀上的闪光和那个痴迷的孩子 还有天空中美妙的声音 便一如既往。如果那望远镜以光的速度继续跟随 那个孩子便永远都站在那条小街上 痴迷地眺望。要是那望远镜停下来 停在五十光年之外的某个地方 我的一生就会依次重现 五十年的历史便将从头上演。

真是神奇。很可能 生和死都不过取决于观察 取决于观察的远与近。比如 当一颗距离我们数十万光年的星星实际早已熄灭 它却正在我们的视野里度着它的青年时光。

时间限制了我们 习惯限制了我们 谣言般的舆论让我们陷于实际 让我们在白昼的魔法中闭目塞听不敢妄为。白昼是一种魔法 一种符咒 让僵死的规则畅行无阻 让实际消磨掉神奇。所有的人都在白昼的魔法之下扮演着紧张、呆板的角色 一切言谈举止一切思绪与梦想 都仿佛被预设的程序所圈定。

因而我盼望夜晚 盼望黑夜 盼望寂静中自由的到来。

甚至盼望站到死中 去看生。

我的躯体早已被固定在床上 固定在轮椅中 但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 脱离残废的躯壳 脱离白昼的魔法 脱离实际 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逛 听所有的梦者诉说 看所有放弃了尘世角色的游魂在夜的天空和旷野中揭开另一种戏剧。风 四处游走 串联起夜的消息 从沉睡的窗口到沉睡的窗口 去探望被白昼忽略了的心情。另一种世界 蓬蓬勃勃 夜的声音无比辽阔。是呀 那才是写作啊。至于文学 我说过我跟它好像不大沾边儿 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 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 消逝的钟声

站在台阶上张望那条小街的时候 我大约两岁多。

我记事早。我记事早的一个标记 是斯大林的死。有一天父亲把一个黑色镜框挂在墙上 奶奶抱着我走近看 说 斯大林死了。镜框中是一个陌生的老头儿 突出的特点是胡子都集中在上唇。在奶奶的涿州口音中“斯”读三声。我心想 既如此还有什么好说 这个“大林”当然是死的呀 我不断重复奶奶的话 把“斯”读成三声 觉得有趣 觉得别人竟然都没有发现这一点可真是奇怪。多年以后我才知道 那是 1953 年 那年我两岁。

终于有一天奶奶领我走下台阶 走向小街的东端。我一直猜想那儿就是地的尽头 世界将在那儿陷落、消失——因为太阳从那儿爬上来的时候，它的背后好像什么也没有。谁料 那儿更像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的开端。那儿交叉着另一条小街 那街上有酒馆 有杂货铺 有油坊、粮店和小吃摊 因为小吃摊 那儿成为我多年之中最向往的去处。那儿还有从城外走来的

骆驼队。“什么呀 奶奶？”啊 骆驼。“干吗呢 它们？”驮煤。“驮到哪儿去呀？”驮进城里。驼铃一路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地响 骆驼的大脚蹬起尘土 昂首挺胸目空一切 七八头骆驼不紧不慢招摇过市 行人和车马都给它让路。我望着骆驼来的方向问：“那儿是哪儿？”奶奶说：“再往北就出城啦。”“出城了是哪儿呀？”是城外。“城外什么样儿？”行了 别问啦！”我很想去看看城外 可奶奶领我朝另一个方向走。我说“不 我想去城外”我说“奶奶我想去城外看看”我不走了 蹲在地上不起来。奶奶拉起我往前走 我就哭。“带你去个更好玩儿的地方不好吗？那儿有好些小朋友……”我不听，一路哭。

越走越有些荒疏了 房屋零乱 住户也渐渐稀少。沿一道灰色的砖墙走了好一会儿 进了一个大门。啊 大门里豁然开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大片大片寂静的树林 碎石小路蜿蜒其间。满地的败叶在风中滚动 踩上去吱吱作响。麻雀和灰喜鹊在林中草地上蹦蹦跳跳 坦然觅食。我止住哭声。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了教堂 细密如烟的树枝后面 夕阳正染红了它的尖顶。

我跟着奶奶进了一座拱门 穿过长廊 走进一间宽大的房子。那儿有很多孩子 他们坐在高大的桌子后面只能露出脸。他们在唱歌。一个穿长袍的大胡子老头儿弹响风琴 琴声飘荡 满屋子里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飞扬起来。奶奶拉着我退出去 退到门口。唱歌的孩子里面有我的堂兄 他看见了我们但不走过来 唯努力地唱歌。那样的琴声和歌声我从未听过 宁静又欢欣 一排排古旧的桌椅、沉暗的墙壁、高阔的屋顶也似都活泼起来 与窗外的晴空和树林连成一气。那一刻的感受我终生难忘 仿佛有一股温柔又强劲的风吹透了我的身体，一下子钻进我的心中。后来奶奶常对别人说：“琴声

一响 这孩子就傻了似的不哭也不闹了。我多么羡慕我的堂兄 羡慕所有那些孩子 羡慕那一刻的光线与声音 有形与无形。我呆呆地站着 徒然地睁大眼睛 其实不能听也不能看了 有个懵懂的东西第一次被惊动了——那也许就是灵魂吧。后来的事都记不大清了 好像那个大胡子老头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 然后光线就暗下去 屋子里的孩子都没有了 再后来我和奶奶又走在那片树林里了 还有我的堂兄。堂兄把一个纸袋撕开 掏出一个彩蛋和几颗糖果，说是幼儿园给的节日礼物。

这时候 晚祷的钟声敲响了一——唔 就是这声音 就是它 这就是我曾听到过的那种缥缈缥缈响在天空里的声音啊！

“它在哪儿呀 奶奶？”

“什么 你说什么？”

“这声音啊 奶奶 这声音我听说过。”

“钟声吗 啊 就在那钟楼的尖顶下面。”

这时我才知道 我一来到世上就听到的那种声音就是这教堂的钟声 就是从那尖顶下发出的。暮色浓重了 钟楼的尖顶上已经没有了阳光。风过树林 带走了麻雀和灰喜鹊的欢叫。钟声沉稳、悠扬、飘飘荡荡 连接起晚霞与初月 扩展到天的深处或地的尽头……

不知奶奶那天为什么要带我到那儿去 以及后来为什么再也没去过。

不知何时 天空中的钟声已经停止 并且在这块土地上长久地消逝了。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教堂和幼儿园在我们去过之后不久便都拆除。我想 奶奶当年带我到那儿去 必是想在那幼儿园也给我报个名 但未如愿。

再次听见那样的钟声是在四十年以后了。那年 我和妻子坐了八九个

小时飞机 到了地球另一面 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市 ,一走进那座城市我就听见了它。在清洁的空气里 在透澈的阳光中和涌动的海浪上面 在安静的小街 在那座城市的所有地方 随时都听见它在自由地飘荡。我和妻子在那钟声中慢慢地走 认真地听它 我好像一下子回到了童年 整个世界都好像回到了童年。对于故乡 我忽然有了新的理解 人的故乡 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 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 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这心情一经唤起 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 我的幼儿园

五岁 或者六岁 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 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 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 她从来就这样 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听到了一所幼儿园 刚开办不久 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 有句话让我纳闷儿 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 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 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 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 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 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 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要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 奶奶结



她这样说的时候已经流露着欣慰,看我渐渐长得像回事了。

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么？”我越发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呵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一灰一狼一要一吃一小一山一羊一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一听一话一的一小一山一羊一被一吃一掉一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崩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

有了叛徒 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 就由两个人押着 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 到后来 无需骑马打仗 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 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 由他们说了算 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 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 人性 在那时就已暴露 为了免遭惩罚 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 阿谀 谄媚 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 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 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 希望未来 叛徒则是彻底无望 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 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 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 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 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 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轻轻的然而却是严酷的拒斥 像一种季风 细密无声从白昼吹入夜梦 无从逃脱 无处诉告 且不知其由来 直到它忽然转向 如同莫测的天气 莫测的命运 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 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 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跟着奶奶 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 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 心里就发抖 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 晌晴白日也觉有鬼魅徘徊。

幼儿园实在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倒是那两个老太太一直在我的记忆里，一个胖些，一个瘦些 都那么慈祥 都那么忙碌、慌张。她们怕哪个孩子摔了碰了 怕弄坏了房东刘奶奶的花 总是吊着一颗心。但除了这样的

怕 我总觉得 在她们心底 在不易觉察的慌张后面 还有另外的怕。另外的怕是什么呢 说不清 但一定更沉重。

长大以后我有时猜想她们的身世。她们可能是表姐妹 也可能只是自幼的好友。她们一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们都弹得一手好风琴 似可证明。我刚到那幼儿园的时候 就总听她们向孩子们许愿：“咱们就要买一架风琴了 幼儿园很快就会有一架风琴了 慢慢儿地幼儿园还会添置很多玩具呢 小朋友们高不高兴呀？”高——兴！就在我离开那儿之前不久 风琴果然买回来了。两个老太太视之如珍宝 把它轻轻抬进院门 把它上上下下擦得锃亮 把它安放在教室中最醒目的地方 孩子们围在四周屏住呼吸，然后苏老师和孙老师互相推让，然后孩子们等不及了开始噉噉地乱说，然后孙老师在风琴前庄重地坐下 孩子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 然后琴声响了 孩子们欢呼起来 苏老师微笑着举起一个手指：“嘘——嘘——”满屋子里就又都静下来 孩子们忍住惊叹可是忍不住眼睛里的激动……那天不再讲故事 光是听苏老师和孙老师轮流着弹琴 唱歌。那时我才发觉她们与一般的老太太确有不同 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涌现着天真。那琴声我现在还能听见。现在 每遇天真纯洁的事物 那琴声便似一缕缕飘来 在我眼前，在我心里 幻现出一片阳光 像那琴键一样地跳动。我想她们必是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的家庭。我想她们的父母一定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她们就在那样的琴声中长大 虽偶有轻风细雨 但总归晴天朗照。这样的女人 年轻时不可能不对爱情抱着神圣的期待 甚至难免极端 不入时俗。她们窃窃描画未来 相互说些脸红心跳的话。所谓未来 主要是一个即将不知从哪儿向她们走来的男人。这个人已在书中显露端倪 在装帧精良的文学名著里面若隐若现。不会是言情小说中的公子哥。可能会是 比如说托尔斯泰笔下的

人物。但绝不是渥伦斯基或卡列宁一类。然而 对未来的描画总不能清晰，不断地描画年复一年耗损着她们的青春。用‘革命人民’的话说 她们真正是‘小布尔乔亚’之极 在那风起云涌的年代里做着与世隔绝的小资产阶级温情梦。大概会是这样。也许就是这样。假定是这样吧 但是忽然 忽然间社会天翻地覆地变化了。那变化具体是怎样侵扰到她们的生活的 很难想像 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过于特别的地方 像所有衰败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 小姐们惊恐万状、睁大了眼睛发现必须要过另一种日子了。颠沛流离，投亲靠友 节衣缩食 随波逐流 像在失去了方向的大海上体会着沉浮与炎凉……然后 有一天时局似乎稳定了 不过未来明显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任性地描画。以往的描画如同一叠精心保存的旧钞 虽已无用 但一时还舍不得扔掉 独身主义大约就是在那时从无奈走向了坚定。她们都还收藏着一点儿值钱的东西 但全部集中起来也并不很多 算来算去也算不出什么万全之策 唯知未来的生活全系于此。就这样 现实的严峻联合起往日的浪漫，终于灵机一动 办一所幼儿园吧。天真烂漫的孩子就是鼓舞 就是信心和欢乐。幼儿园吗 对 幼儿园 与世无争 安贫乐命 倾余生之全力浇灌并不属于我们的未来 是吗 两个老姑娘仿佛终于找回了家园 云遮雾障半个多世纪 她们终于听见了命运慷慨的应许。然后她们租了一处房子 简单粉刷一下 买了两块黑板和一对木马 其余的东西都等以后再说吧 当然是钱的问题……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 我回那幼儿园去看过一回。果然 转椅、滑梯、攀登架都有了 教室里桌椅齐备 孩子也比以前多出几倍。房东刘奶奶家已经迁走。一个年轻女老师在北屋的廊下弹着风琴 孩子们在院子里随着琴声排